

给一只虫子让路

□吴万夫

凤山多虫。这是我对凤山最直观的感受。

凤山矗立在我所居住的小区的正东方，出了小区门，穿过中州大道，步行也就十来分钟的距离。其实，用“矗立”二字来形容凤山，是不太准确的。凤山高不过50米，完全是用废弃基坑土和建筑垃圾填充起来的人造山。坦率地说，我最初对凤山是无感的，认为花再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山，都不过是一座假山，缺少嶙峋的怪石和起码的海拔高度，是一座没有骨骼与灵魂的山。因此，在凤山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没有光顾过。

我真正关注起凤山，是在生了一场病之后。疫情期间，我千躲万躲，最终还是逃不过病毒的魔爪，康复之后依旧胸膈难安。爱人带我到省中医院看医生，医生给我开中药调理的同时，不忘嘱咐我，长期缺乏运动是容易生病的罪魁祸首，他要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。

在爱人的建议下，我决定每天早起到凤山散步，如今这已成为我每天雷打不动的首要任务。

三月份时，在盘山步道的两侧，迎春花与月季花的藤蔓紧密缠绕，黄的花与红的花竞相绽放。它们以一种特有的姿态，列队欢迎着我的到来。沿着盘山步道行走，会与许多虫子不期而遇，最常见的有蚂蚁、马陆、毛毛虫、西瓜虫等，它们在各自的王国里寻觅着，或行色匆匆，步履仓促；或慢慢吞吞，四平八

稳。无论雨前还是雨后，无论何时到凤山，在盘山步道上，在台阶上，我都能看见它们不停奔波的弱小身影。也许，人到了知命之年，尤其是在生病之后，认识到生命的脆弱，怜悯心更重，对什么多愁善感，也深感人生之艰辛，那天，瞄着行进中的蚂蚁、西瓜虫等，我的心莫名颤动了一下，有意放慢脚步给它们让路。我每一步的抬起与放下，也格外谨小慎微，生怕一个闪失，给这些弱小的生命造成致命伤害。我时刻提醒自己：务必放慢脚步，不能踩死一只虫子。

起初，我委实不敢相信，这个近乎严苛的要求，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少思考生命、死亡之类的问题，习惯了天南海北地闯荡，走路咚咚响，虎虎生风，对什么都毫无畏惧，极少留心脚下这些弱小的生命，更遑论给一只虫子让路了。可能在城市待久了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脑海里甚至都淡忘了“虫子”这一概念。我并非说虫子已在城里绝迹了，而是在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生活环境里，我几乎见不到一只虫子的踪影；另外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每个人马不停蹄地为生活四处打拼，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，也没有谁会驻足去留意它。至少我在没生病之前，每天面对繁杂的工作与日常琐事，是绝对忽略了虫子的存在的。

其实在童年时期，我对什么都充满好奇，自然而然也曾有过“探索”一些虫子的欲望，还常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比如，母亲让我捧着筐子到菜

园子去摘菜，我瞅着菜叶子上趴着的七星瓢虫，再三欣赏后，还是会忍不住伸手捉住它，两个手指一用力，“啪”的一声就给捏碎了——我之所以会如此残忍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，一是发现菜叶子被啃得千疮百孔的，布满了窟窿眼儿，便认定这七星瓢虫是“罪魁祸首”，所以才有了“杀戒”；二是看到七星瓢虫油光锃亮的甲壳，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想验证它的外壳是否足够坚硬，一抬手痒痒，便贸然对它做了一次“实验”。

我得承认，人在无知的时候，对什么都缺乏敬畏感，甚至是残忍的。年少时，我与小伙伴们还对蚯蚓动手——知道蚯蚓具有再生能力，便用铲子将其斩断为数截，看着地上扭动的躯体，我们却在一边“袖手旁观”，兴高采烈；为了验证天牛的攀爬能力，我们还刻意掐去它的一条腿和细长的触角，使其失去平衡，然后欣赏它是如何艰难地往树上爬，又如何一回回地跌落下来；瞅着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，我常常用樟脑丸或是粉笔画下圆圈，将一只或几只蚂蚁圈起来，觑着它们在圆圈内团团乱转、无所适从的样子，我们则乐得前仰后合。

我八岁那年夏天，到邻居小伙伴党的家里玩时，还做了一件糗事。那天，党升正在灶房里烧晌午饭，麦秸秆中突然蹿出一只黄鼠狼。党升惊叫一声，抡起火钳胡乱打去，但没击中，那只棕褐色的黄鼠狼，“嗖”的一声蹿出门，

径直朝塘边的麦秸垛逃遁了。我接过党升手中的火钳，一路撵撵着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由于惯性作用，我撵到麦秸垛边，竟然没有刹住脚，一下子冲进了池塘中。幸亏到井台边挑水的堂兄及时发现，跳入塘中救起了我。如今想起来，那次有惊无险的经历，应该是上天对童年时如此不羁的我的一次小小惩罚。

谁能想到，如今让我真正爱上凤山的，竟是从认真地避让一只虫子开始的。

自从与凤山的虫子产生情感链接后，每次散步时，我会主动让自己的步子慢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给每一只虫子让路。虫子再小，也是父母的宝。为了生活，它们每天起早贪黑，不知疲倦，即使弱小到尘土里，它们依然自食其力，不依赖他人。虫子理应获得我们尊敬、赞许的目光。

现在我几乎是天天怀着这样的想法，到凤山散步的。在季节轮替中，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留意路面，希望看到一只或几只不一样的虫子的身影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我的身体渐渐康复，少了先前的风风火火，脾性也没有以往那么急躁了。我愈加明白，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，都应俯身看看弱小的东西。我把这想法说与爱人听，她说：“你学会给一只虫子让路，不是将自己的身段放低了，而是学会了生命对生命的尊重与相惜。虫子虽卑微，恰恰是它成就了健康的你。”



水车嘎吱响

□罗捷媚

“嘎吱嘎吱，哗啦啦……”孝德湖边装饰风景的大水车转动，将我儿时在水车边车水的情景转到了眼前。

家乡在郁江边，村里为丘陵地，多为不规则的岗(比“岭”更低矮)田，落差为半米到三米不等。这些岗田，没有浅山低岭梯田一半的颜值，却偏比灌渠还要高出半截，所以从开始耕种到收割稻谷，都得让水车隔三差五来伺候。

“布谷，布谷”，每当布谷鸟放开歌唱唱出第一声，便催醒了沉睡一冬的稻田，“嘎吱嘎吱”的水车声在村前村后响起，一颗颗的水，伴着溅起的晶莹水花，哗啦啦地流进田里。

那些水车得靠人力车水。四五米长的手摇翻车，木质的链条一节扣着一节，一根有榫口的小木条卯着一块有方口的刮板，榫头穿过刮板处的一个小孔，插一根小木钉固定着，使用原理和现在的自行车差不多。

车水的时候，左右两手各拿一根一米左右的长竹摇臂，摇臂顶端的圆孔套住车拐，两手一前一后，有节奏地推和拉，身体也跟着有节奏地上下晃动，所以姿势颇为优美。链条随着水槽内的刮板翻转，将低处的水顺着水槽引上高处，最后落到农田里。

小时候看到大人车水，我总觉得是件很好玩的事。有一次，我给在田里车水的父亲送粥，趁父亲吃粥的当儿，便偷偷拿起摇臂，一前一后地拉起来。开始有一两个刮板吃水的时候，摇臂还是很轻的，随着刮板一个个地吃了水，摇臂越来越重，便似有千军万马在与我抗衡。终于，当我拼尽吃奶的力气，链条也岌岌不定了。相持几秒钟后，我手一松，哗啦一声，链条像脱缰的野马拼命往后翻转，咔嚓一声竟断掉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那看似优雅如舞蹈的车水劳作，干起来却是如此艰辛，不仅需要力气，还要技巧。我不由更为钦佩父老乡亲们，他们总能在田间“舞”出丰收，“舞”出快乐。

常常会看见村里的岗田上，有插着水车的青年男女，一边在水车的嘎吱声中晃动身体，一边快乐地唱起山歌：“隔山唱歌山答应，隔水唱歌水回应……”另一边岗上水车的人听到了，也会回应：“赤脚鸡仔你莫厌，你歌哪有我歌多，水车车水不怕累，一颗一滴都是歌……”这一唱一和的对歌声在群山间响起，就像树上的嘤嘤鸟鸣，婉转动听，吸引着正在树荫下玩耍的我们。我们争相爬上村口那棵大榕树，坐在树枝上晃动着两条小腿，美滋滋地听着，顺手摘下一片榕叶，放在嘴里咿咿地吹响，也和村外的对歌应和起来。父辈勤劳而豁达的乐观态度，潜移默化地成为乡间民风，孩子们自然而然也会赓续美德，学会了热爱生活，热爱家园。

随着现代化灌溉设施的出现，家乡的农耕都不再用水车车水了。但每次在公园景区的湖边或者某个博物馆的角落，看到水车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符号的身份出现，我心中总觉暖暖的，十分亲切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听乡音(揭西的版)羊城派二维码

忆猫

□陈冲

几天前，吃过晚饭后，我和几位退休的步友到河边散步，边走边聊，不知是谁提起了几时在乡村养猫狗、牧牛羊的趣事。这可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和兴致。我们都是出身农村，谁没有这方面的亲历趣闻？我也想起了我家那只猫。

20世纪70年代，父亲一直在外谋生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妹几个“高低矮佛”度日，都是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“化骨龙”，个中艰难，可想而知。瘦小的母亲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忙得像枚团团转的陀螺，还不到五十岁的人，已是白发苍苍。

六兄妹中，我排老大，当时正在附近的中学念书。为省钱，我选择了走读，也希望有时间能在家里帮帮母亲的忙。

因为家里有鼠，外婆送来一只猫，一身金黄色的毛油光闪亮，两只大眼睛骨碌碌的。自从这只猫来了，老鼠便销声匿迹了，邻居们都夸，你们家的猫“煞鼠”，是只好猫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家的猫不仅“煞鼠”，还会钓鱼。

它经常在半夜时出门闲逛，隔三差五便会带回一条鱼，我推测这鱼来自村外的那条河。这于当时久难开一次荤的我们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虽然我一直好奇，猫不会游泳，又是如何能从河中抓到鱼的呢？听村中老人说，猫钓鱼用的是尾巴，把尾巴末端泡在河里，等到有鱼咬了，尾巴便猛地一甩，把鱼甩上沙滩，然后，慢悠悠地上前轻揉慢捻，把鱼弄得半死不活，再叼回

家。我便一直认为，我家猫猫想必也是这样“钓鱼”的。

每次它带回鱼，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会把鱼搁在火房的柴草旁，然后绕着我妈的裤脚欢叫几声，那声音长长的悠悠的，非常动听。妈妈每次只要听到它这样叫，便笑着对我们说，猫猫钓鱼回来了。我们起初还不信，好奇地跟着妈妈到火房看，果然就看见柴草堆边上搁着一条还在微动的鱼。

见我们过来，猫猫立刻坐在一旁，像是专候主人过来接它的“战利品”，样子十分可爱。平日难得一笑的妈妈，这时也露出了笑容，蹲下去亲昵地抚摸着猫猫的脊毛，说：“乖，我们家的猫猫是钓鱼高手、劳动模范，明天奖励你一个煎得香香的鱼头。”猫猫似乎听懂了，发出轻轻柔柔的叫声，像是回答，也像是因为遇上知音而开心。

通常情况下，猫猫钓鱼回来，妈妈会把鱼洗净，切成块、煎熟，留作次日我们的午餐。当然，犒劳猫猫的那个“香香的鱼头”，妈妈不会食言。我们围着餐桌吃鱼肉，猫猫则坐在一旁的小桌吃鱼头，俨然就是家中一员。有时，妈妈心情好，她还会煲上一锅粥，锅里放点姜丝、豆豉、油、盐，将鱼煎熟了，然后放进煲好的一锅稀粥里再煮开，起锅前，撒点葱花——鱼粥那个香啊，就立刻飘香在小小的厨房里，引得我们个个垂涎三尺，急不可待，甚至抓耳挠腮。但别急，妈妈掌勺，会给我们一

人一碗，平均分配，猫猫同样会分得一份。饥饿的我们，能美美地喝一碗鱼粥已十分高兴，十分满足了，尤其是一大家子还能如此和睦睦、说说笑笑，温馨快乐的场面至今令我怀念。

回想起来，当年家境那样贫寒，我还能考上“师专”，或许也与猫猫长期“钓鱼养家”有关——它为它们提供了成长所需的营养，可谓劳苦功高啊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总对猫猫满怀感激。

但令人悲伤的是，猫猫最后吃了别人下毒毒死的老鼠，也被毒死了。

这悲惨一幕发生时，我正在城里念大学。弟弟妹妹们告诉我，猫猫临死仍恋恋不舍我们这个家的依恋和不舍。妈妈发现了它，大惊失色，连忙跑上前去抱起它，给它喂水，给它擦拭身上的脏物……总之，尽她所能千方百计地企图抢救猫猫。但可怜猫猫，还是闭上了双目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妈妈守候在一旁，无言地流泪、抽泣了许久，最后选用了一只她新编的精致美丽的芭蕉扇，郑重其事地将猫猫的尸体入殓，然后将它埋在屋后的树下。

我猜妈妈的心意，是想让猫猫死后的魂灵也能像它生前那样，常回家看看，常回家走走。这儿是我们的家，也永远是猫猫的家。

说走就走的旅行

□陈家园

国庆前，有个曾经一起去新疆白哈巴、禾木的驴友问有没有兴趣进藏。心动，可惜却不能身动，我只能羡慕、妒忌和不恨地祝福她：一路顺利，平安归来。

放下手机，我竟如风沙入眼，想起一段尘封二十年的往事，想起那一年，年轻的我曾在奔赴西藏的路途中唱着那首《宁夏》。

那一年也是临近国庆节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不再“偷偷地想念”，我在某一个星期五早上，突然心血所致，上午回单位去打了个休假单找领导签批，下午便买了机票，然后回宿舍翻出大背包，辗转间已坐上周六早上六点半的飞机飞往拉萨。那的确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奔赴，没有攻略，没有红景天，没有约伴……那是我第一次进藏。

中午住进拉萨平措青年旅馆，下午去看了布达拉宫。那时候的布达拉宫，游客还不多，也不用预约，门票也不贵，平和、宁静而且神秘。

第二天上午转了转大昭寺。酥油灯长明，香火缭绕，来来往往的僧侣和信徒们，眼里有佛，心里有未来。下午去到八廓街的玛吉阿米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捧一杯甜茶，呆呆地望着窗外面的熙熙攘攘：老阿妈们拄着拐杖，手持转经筒，一圈又一圈地转着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“嘛嘛呢叭咪吽”；目光坚毅的朝圣者们，满身风尘，磕着头，匍匐而行，在人流中起起伏伏，但求坚石为穿……“那一世，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啊，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”，忽然就明白，原来人世间所有的盼与念，都在于你我的言与行。

夜色中回到客栈。前台留言板上贴满了拼车、求拼车、捡人和求捡人的纸条，刚好看到一张捡人贴，“越野车一辆，现三人，捡一人明天川藏线回成都，车费AA”。这就回去？也好。循信息而去，见到一男两女三个北京驴友，合缘，于是翌

日启程。就这样，第一次进藏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别。

过同麦桥，宿纳尔湖，翻东达山，一座连着一座的雪山，一个接一个的垭口，一片又一片的草地，一个又一个的毡房，神话般的318国道，伴随着澜沧江、怒江，车轮滚滚而过。记得那天，要赶路到“悬在高空的城市”理塘住宿。车已经走了九个多小时，晚上八点多时，藏族司机大哥说翻过眼前这个四千多米的垭口就到了，车上人闻听胜利在望，顿时雀跃起来。可欢乐是短暂的，车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垭口抛锚了。司机开始检修车子，我们无奈地下车等待。洁白的雪山在四面耸立，夜空如洗，透亮无边，密密麻麻的星星挂在头顶上，一闪一闪的。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怕一不小心发出了声响，会把那些“小眼睛”震落凡间。时间和空间，在这一刻都停滞了。渺小的我们，融入了宇宙的无边……垭口寒气逼人，饥寒交迫的我们陆续缩回车上继续等待。迷迷糊糊间，隐约传来阵阵歌声：“……知了也睡了，安心地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……”两个女驴友在低声吟唱着这首《宁夏》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温暖轻柔地驱走了无聊，驱走了饥寒，驱走了烦恼……

终于，经塔公，过康定，我们顺利回到了成都。成都街头走一走，大家在宽窄巷子吃了个“散伙饭”。喝完离别酒，四个人各自背起包，回家的回家，继续上路的上路……挥挥手，莫回头，一个个便隐没在街角处，消失在人群中。而我从成都飞到深圳，朋友见了我就问：“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”我含笑不语。一场并没有什么奇遇的旅行，却一样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。也许，一切都变了，但一切又没变。我把那些事那些人那首歌一起深藏在心底，它们也如僧侣头顶的戒疤，值得我驻守一生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保护自然

善待自然 善待自己
绿色发展 和谐共生

